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六回 三與樓第二 不窩不盜忽致奇賊 連產連人願歸舊主

玉川父子買園之後，少不得財主的心性與別個不同，定要更改一番，不必移梁換柱才與前面不同，就像一幅好山水，只消增上一草，減去一木，就不成個畫意了。經他一番做造，自然失去本來，指望點鐵成金，不想變成鐵。走來的人都說：「這座園亭大而無當，倒不若那座書樓緊湊得好。怪不得他取少棄多，堅執不賣，原來有寸金丈鐵之分。」玉川父子聽了這些說話，就不覺懊悔起來。才知道做財主的，一著也放鬆不得，就央了原中過去攬掇，叫他寫張賣契並了過來。

虞素臣賣園之後，永不興工，自然沒有浪費。既不欠私債，又不少官錢，哪裡還肯賣產？就回復他道：「此房再去，叫我何處棲身？即使少吃無穿，也還要死守，何況支撐得去，叫他不要思量。」中人過來說了，玉川的兒子未免譏諷父親，說他：

「終日料人，如今料不著了。」玉川道：「他強過生前，也強不過死後。如今已是半老之人，又無子嗣，少不得一口氣斷，連妻妾家人都要歸與別個，何況這幾間住房！到那時節，連人帶土一齊並他過來，不怕走上天去。」兒子聽了，道他「雖說得是，其大限未終，等他不得，還是早些歸並的好」。

從此以後，時時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頭，不是咒他早死，就是望他速窮；到那沒穿少吃的時節，自然不能死守。准想人有善願，天不肯從，不但望他不窮，亦且咒他不死。過到後面，倒越老越健起來。衣不愁穿，飯不少吃，沒有賣樓的機會。

玉川父子懊惱不過，又想個計較出來，倒去央了原中，逼他取贖。說：「一所花園，住不得兩家的宅眷，立在三與樓上，哪一間廳屋不在眼前？他看見我的家小，我不見他的婦人，這樣失志的事沒人肯做。」虞素臣聽了這些話，知道退還是假，貪買是真，依舊照了前言斬釘截鐵地回復。

玉川父子氣不過，只得把官勢壓他，寫了一張狀詞，當堂告退，指望通些賄賂，買囑了官府，替他歸並過來。誰想那位縣尊也曾做過貧士，被財主欺凌過的，說：「他是個窮人，如何取贖得起？分明是吞並之法。你做財主的便要為富不仁，我做官長的偏要為仁不富！」當堂辱罵一頓，扯碎狀子，趕了出來。

虞素臣有個結義的朋友，是遠方人氏，擁了巨萬家資，最喜輕財任俠。一日，偶來相訪，見他賣去園亭，甚為歎息。又聽得被人謀占，連這一線案巢也住不穩，將來必有盡棄之事，就要捐出重資替虞素臣取贖。當不得他為人狷介，莫說論千論百不肯累人，就送他一兩五錢，若是出之無名，他也決然推卻。

聽了朋友的話，反說他：「空有熱腸，所見不達。世間的產業，哪有千年不賣的？保得生前，也保不得身後。你如今替我不忿，損了重資，萬一贖將過來，住不上三年五載，一旦身亡，並無後嗣，連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，你就肯仗義輕財，只怕這般盛舉也行不得兩次。難道如今替人贖了，等到後面又替鬼贖不成？」那位朋友見他回得決烈，也就不好相強，在他三與樓下宿了幾夜，就要告別而歸。臨行之際，對了虞素臣道：

「我夜間睡在樓下，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，忽然鑽入地中，一定是財星出現。你這所房子千萬不可賣與人，或者住到後面，倒得些橫財也未見得。」虞素臣聽了這句話，不過冷笑一聲，說一句「多謝」，就與他分手。古語道得好：「橫財不發命窮人。」只有買屋的財主時常掘著銀藏，不曾見有賣產的人在自家土上拾到半個低錢。虞素臣是個達人，哪裡肯作癡想。所以聽他說話，不過冷笑一聲，決不去翻磚掘土。

唐玉川父子自從受了縣官的氣，悔恨之後，繼以羞慚，一發住不得手。只望他早死一日，早做一日的孤魂，好看自家進屋。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得著，只有「生死」二字不肯由他做主。虞素臣不但不死，過到六十歲上，忽然老興發作，生個兒子出來。一時賀客紛紛，齊集在三與樓上，都說：「恢復之機，端在是矣。」玉川父子聽見，甚是惶惶。起先惟恐不得，如今反慮失之，哪裡焦躁得過！

想不到一月之後，有幾個買屋的原中，忽然走到，說：

「虞素臣生子後，倒被賀客弄窮了，吃得他鹽乾醋盡。如今別無生法，只得想到住居，斷根出賣的招帖都貼在門上了。機會不可錯過，快些下手！」玉川父子聽見，驚喜欲狂。還只怕他記恨前情，寧可賣與別人，不屑同他交易。誰想虞素臣的見識與他絕不相同，說：「唐虞二族比不得別姓人家，他始祖帝堯曾以天下見惠，我家始祖並無一物相酬。如今到兒孫手裡，就把這些產業白送與他，也不為過，何況得了價錢。決不以今日之小嫌，抹煞了先世的大德。叫他不要須芥蒂，任憑找些微價，歸並過去就是了。」玉川父子聽見，欣幸不已，說：「我平日好說祖宗，畢竟受了祖宗之庇，若不是遙遙華胄，怎得這奕奕高居？故人樂有賢祖宗。」也就隨著原中過去，成了交易。他一向愛討便宜，如今敘起舊來，自然要叨惠到底。虞素臣並不較量，也學他的祖宗，竟做推位讓國之事，另尋幾間茅屋搬去棲身，使他成了一統之勢。

有幾個公直朋友替虞素臣不服，說：「有了樓房，哪一家不好賣得？偏要賣與貪謀之人，使他遂了好謀，到人面前說嘴！你未有子嗣之先倒不肯折氣，如今得了子嗣，正在恢復之基，不贖他的轉來也夠得緊了，為什麼把留下的產業又送與他？」

虞素臣聽見，冷笑了一聲，方才回復道：「諸公的意思極好，只是單顧眼前，不曾慮到日後。我就他的意思，原是為著自己，就要恢復，也須等兒子大來，掙起人家，方才取贖得轉。我是個老年之人，料想等不得兒子長大。焉知我死之後，兒子不賣與他？與其等兒子棄產，使他笑罵父親，不如父親賣樓，還使人憐惜兒子。這還是樁小事。萬一我死得早，兒子又不得大，妻子要爭餓氣，不肯把產業與人，他見新的圖不到手，舊的又怕回贖，少不得要生毒計，斬絕我的宗祧，只怕產業贖不來，連兒子都送了去，這才叫做折本。我如今賤賣與他，只當施捨一半，放些欠帳與人。到兒孫手裡，他就不還，也有人代出。古語云『吃虧人常在』，此一定之理也。」眾人聽到此處，雖然警醒，究竟說他迂闊。

不想虞素臣賣樓之後，過不上幾年，果然死了。留下三尺之童與未亡人撫育，絕無生產，只靠著幾兩樓價生些微利出來，以作餬口之計。唐玉川的家資一日富似一日。他會創業，兒子又會守成，只有進氣，沒有出氣，所置的產業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。眾人都說：「天道無知，慷慨仗義者，子孫個個式微，刻薄成家者，後代偏能發跡！」誰想古人的言語再說不差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這兩句說話，雖在人口頭，卻不曾留心玩味。若還報得遲的也與報得早的一樣，豈不難為了等待之人？要曉得報應的遲早，就與放債取利一般，早取一日，少取一日的子錢；多放一年，多生一年的利息。你望報之心愈急，他偏不與你銷繳，竟像沒有報應的一般。等你望得心灰意懶，丟在肚皮外面，他倒忽然報應起來，猶如多年的冷債，主人都忘記了，平空白地送上門來，又有非常的利息，豈不比那現討現得的更加爽快！

虞素臣的兒子長到十七八歲，忽然得了科名，叫做虞嗣臣，字繼武。做了一任縣官，考選進京，升授掌科之職，為人敢言善諍，世宗皇帝極眷注他。

一日，因母親年老，告准了終養，馳驛還家。竟在數里之外看見一個婦人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手持文券，跪在道旁，口中叫喊：「只求虞老爺收用。」繼武喚她上船，取文契一看，原來是她丈夫的名字，要連人帶產投靠進來為僕的。繼武問她道：「看你這個模樣，有些大家舉止，為什麼要想投靠？丈夫又不見面，叫你這婦人出頭，趕到路上來叫喊？」那婦人道：

「小婦人原是舊家，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產，凡有地畝相連，屋宇相接的，定要謀來湊錦。那些失業之人，不是出於情願，個個都懷恨在心。起先祖公未死，一來有些小小時運，不該破財，二來公公是個生員，就有些官符口舌，只要費些銀子，也還抵擋得住。不想時運該倒，未及半載，祖公相繼而亡，丈大年小，又是個平民，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齊發作，都往府縣告起狀來。」

一年之內，打了幾十場官司，家產費去一大半。如今還有一樁奇禍，未曾銷繳。丈夫現在獄中，不是錢財救得出、分上講得來的，須是一位顯宦替他出頭分理，當做己事去做，方才救得出來。如今本處的顯宦只有老爺，況且這樁事情又與老爺有些干涉，雖是丈夫的事，卻與老爺的事一般。所以備下文書，叫小婦人前來投靠。凡是家中的產業，連人帶土都送與老爺，只求老爺不棄輕微，早些收納。」繼武聽了此言，不勝錯愕，問她：「未曾一繳的是樁什麼事？為何干涉於我？莫非我不在家，奴僕借端生事，與你丈夫兩個一齊惹出禍來，故此引你投靠，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認做管家，覆庇你們做那行勢作惡的事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並無此事。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閣，名為三與樓，原是老爺府上賣出來的。管業多年，並無異說。誰想到了近日，不知什麼仇人遞了一張匿名狀子，說丈夫是強盜窩家，祖孫三代俱做不良之事，現有二十錠元寶藏在三與樓下，起出真贓，便知分曉。縣官見了此狀，就密差幾個應捕前來起贓。」

誰想在地板之下，果然起出二十錠元寶。就把丈夫帶入縣堂，指為窩盜，嚴刑夾打，要他招出同伙之人與別處劫來的贓物。

丈夫極力分拆，再辯不清。這宗銀子不但不是己物，又不知從何處飛來。只因來歷不明，以致官司難結。還喜得沒有失主，問官作了疑獄，不曾定下罪名。丈夫終日思想：這些產業原是府上出來的，或者是老爺的祖宗預先埋在地下，先太老爺不知，不曾取得，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貽害於人。如今不論是不是，只求老爺認了過來，這宗銀子就有著落。銀子一有著落，小婦人的丈夫就從死中得活了。性命既是老爺救，家產該是老爺得。

何況這座園亭、這些樓屋，原是先太老爺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，物各有主，自然該歸與府上，並沒有半點嫌疑，求老爺不要推卻。」繼武聽了這些話，甚是狐疑，就回復她道：「我家有禁約在先，不受平民的投獻，這『靠身』二字不必提起。就是那座園亭、那些樓屋，俱係我家舊物，也是明中正契出賣與人，不是你家占去的，就使我要，也要把原價還你，方才管得過來，沒有白白退還之理。至於那些元寶，一發與我無乾，不好冒認。」

你如今且去，待我會過縣官，再叫他仔細推詳，定要審個明白。若無實據，少不得救你丈夫出來，決不冤死他就是。」婦人得了此言，歡喜不盡，千稱萬謝而去。